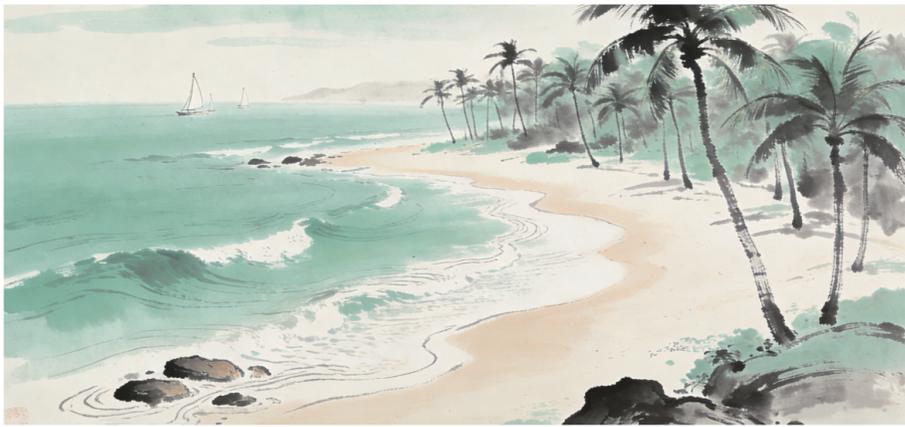


写给海南的情歌

——读诗人雁西的作品



海之韵
王发东作

在中国当代诗坛,雁西是一个独特的存在。他不仅是诗人,还是画家与书法家,这种多栖的身份让他的文字具有一种难得的“通感”能力。他笔下的海南,不仅是视觉的,更是触觉的,甚至带有色彩的温度。在海南工作生活的三十年,对于雁西而言,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移居,更是一场灵魂的深度扎根。读他的海南诗歌,你会发现,他笔下的爱有一条清晰的逻辑:因为深爱这片海,所以更相信爱;因为相信爱,所以这片海变成了永恒的抒情对象。这是一位诗人写给海南的绵长情歌。

在雁西的笔下,海南是具有生命体征的审美客体。在他的作品《致大海》中,诗人与海的关系并非征服与被征服,而是一种亲密的共处:“今夜我和你在一起,睡在离你最近的地方。你的呼吸和语言,通过青蓝的图式传递。”这种将海拟人化的写法,消弭了人与自然的鸿沟。他看海的目光是充满敬意的凝视。当海面平静时,是“阳光洒在上面,金光灿灿分不清彼此”;当涨潮时,则是“舞蹈的女王,在爱的呼唤中奔泻”。这种书写方式让大海的物理属性巧妙地转化为情感的隐喻:“温情的你一定是泪水的会合,忧伤的,咸咸的,沉浸之后的宽容。”在这里,大海不再是阻隔,而是一种包容万物的胸怀,这也正是雁西在海南生活三十年后所悟出的人生境界。所有的

苦难与不幸,在“万物都在你的心中起伏”的观照下,都算不了什么。除了壮阔的海,雁西对海南的热带雨林也倾注了巨大的爱意。《印象森林》一诗充满了童话般的色彩。鸟鸣唤醒早晨,白雪公主还在梦中,紧接着是极具海南特色的植物命名:“椰树、槟榔、芒果、木瓜,尤其是菠萝蜜,腹中写满了情书。”这种书写的妙处在于,他将植物学意义上的海南,转化为一种爱情与甜蜜的象征。菠萝蜜的“腹中”被喻为情书,这种想象力非在海南久居者不能道出。这不仅仅是观察,

更是体验。正如他在《听见花水湾早晨的鸟鸣》中所言,被鸟鸣叫醒的早晨,让他相信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“也许就是这个样子”。对雁西而言,海南的森林和水湾,是他逃离都市喧嚣的避难所,是“无条件地被绿色拥抱”的家。这种对自然生态的依赖,本质上是对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眷恋。雁西诗歌的广度,在于他能从海南的地理空间,跳跃到宏大的时间维度。在《珠穆朗玛峰上的一对鸢尾蝶化石》中,他通过一对在海底相拥、最终却出现在世界屋脊的化石,探讨了

爱的永恒。这首诗虽然视野开阔,但其出发点依然是海岛情怀,因为海南曾是沧海桑田最典型的见证者。“低与高,爱与恨应该怎样丈量?!”这种哲思源于海岛,却超越了海岛。同样,在《沉香》一诗中,他将海南的特产沉香木作为爱的意象:“你不是贴近,而是藏在这棵树的中心,我的心……魂在寂静中开花。”沉香的形成需要岁月的伤痛与沉淀,正如他在海南的三十年,时间将这片土地的风物,熬成了他心中最浓郁的香气。

评论雁西的海南诗歌,绝不能绕

■付情

过他的爱情主题。在他看来,海南的美与爱情的美是同构的。他曾反复强调:“有爱才有诗,有爱便有一切”。这种创作观体现在诸多诗作中。最动人的莫过于《爱上这片海》。这首诗以一种近乎“移情别恋”的决绝,表达了对海南的偏爱:“说实话,我已经移情别恋/爱上这片海,蔚蓝/湛蓝/蓝得海天不分。不想回北方/北方雾霾,冷得风中抖缩。”他将北方的寒冷与海南的温暖对比,将爱情的地理坐标毅然南移。他甚至呼唤爱的人来到海南,“看看彼此不再年轻的脸”。而在《苏东坡之玫瑰》与《苏东坡之无忧花园》中,他更是将这种爱升华为一种灵魂的契合。苏东坡是海南的文化符号,雁西借东坡之名,写现代人的情爱,使得诗歌既有历史的厚重,又有当下的鲜活。

纵观雁西写海南的诗歌,我们都能触摸到一个游子变成归人的心路历程。他将海南的每一朵浪花、每一片椰叶、每一缕沉香的香气,都编织进了自己的诗行里。正如他在《时间会往心的方向》中所写:“彼此牵挂,时间会往心的方向”。海南,就是他心的方向。他用诗歌证明:真正的爱,能跨越海峡,也能穿越时间。这片海因为他的诗而更具灵性,他的诗也因为这片海而永远鲜活。

放手的智慧

——观纪录片《重返狼群》

■江南

夜深人静,当《重返狼群》十二集纪录片的最后一个画面在眼前淡去,我独坐荧屏前,久久无法平静。这部叙事纯净的纪录片,如同一记叩击灵魂的钟声,唤醒了我对生命本质的思考。

格林,那只被人类抚养长大的狼崽,用他深情的注视穿透了银幕。他久久凝视着抚养他长大的李微漪,那眼神里有眷恋,有不舍,有信任,还有一种超越物种的懂得。那一刻,我听见心底有什么东西碎了。原来,狼的眼睛里,也可以有如此温情的光芒。自古以来,“狼子野心”“豺狼成性”等词在文化长河中积淀,将狼性钉在凶暴残忍的十字架。我们习惯了用这些词汇,仿佛如此便能心安理得地疏远、恐惧,甚至伤害它们。然而影片静静铺展,却是格林由幼崽到重返狼群的生命历程,是他对养育人永不磨灭的眷恋与信任。他不会说话,却用一生诠释了忠诚;他被教会了爱,便用一生恪守这份爱。

“让狼成为真正的狼”,这是李微漪送别格林时的坚定信念。不是驯养下的被动苟活,而是野性中的自由生存。在生存与自由之间,这位女主人毅然选择了给予他更高贵的礼物:自由。那一刻的放手,需要多大的爱的勇气?那一刻的不舍,又藏着多深的爱的坚定?

我们习惯性地贬低那些不可驯服的生命,又肆意操控那些可以驯服的生灵。狼为生存而猎,人却为欲望而取。影片中格林对主人的感恩反哺,那些悄悄放在门外的猎物,与人类对狼领地的无限侵占形成鲜明对照。人类对自然的每一次自以为是的侵犯,终将汇成物种生存的滔天危机。令我深思的是,当人类不能尊重其他物种时,这种惯性的态度是否蔓延到同类之间?残忍、虚伪、傲慢、操纵,这些在人与动物关系中显露的暗影,是否也潜伏在我们与至亲的相处中?如果我们对待其他生命的态度是征服与占有,又如何能保证在人际关系中不染上同样的习气?

我忽然想到自己已而立之年的女儿。多年来,我以爱为名,为她筑起温暖的围栏,把她圈养在我的羽翼之下。我以为那是保护,却不知这围栏已悄然成为她生命活力的牢笼;我以为那是疼爱,却不知这份疼爱正一点点耗尽她独自飞翔的勇气。直到看见格林的故事,我才惊觉:我的爱,是否也成了一种无视自由生命的绑架?

孔子曰:“爱之能勿劳乎?”真正的爱,是培养独立生存能力的引导,是适时坚决的放手,是让所爱之人拥有“虽千万人吾往矣”的勇气。放手,从来不是爱的消退,而是爱的升华。就像格林最终必须回到狼群,我们的孩子也终将走向属于他们的世界。留在我身边,她或许安全,却永远无法成为真正的自己;放她远行,虽有风险,却能看见更广阔的天地。李微漪懂得,真正的爱是占有,而是成全。这份领悟,穿透了物种的界限,直抵生命平等的本质。

这是我今年最重要的决定:不再时时刻刻跟随她的脚步,不再时时陪伴她的身边,让她更加独立生活。让她如格林重返狼群一般,重返属于她自己的生命轨迹。纵然心中有万般不舍,纵然对外面的世界有千般不安,我也要学会在远处默默祝福,学会相信她能够抵挡风雨,独立生存。

我相信万物互相对力,在平等的互爱中得益。我愿意像格林的主人一样,以自由而高贵的生存理念,给予她重返生命的力量。这不是疏远,而是责任深重的爱;这不是放逐,而是更深层的信任,是相信每个人都有掌握生命主权的能力。当人类学会尊重所有生灵,学会在山水大地面前留有余地,学会以需要而非贪婪面对自然时,我们才能真正称为“大自然的管理者”。我想起格林最后一次回望李微漪的那个眼神,没有哀伤,只有懂得;没有留恋,只有勇敢。也许,所有深沉的爱,最终都要学会用目光告别;所有真正的陪伴,终将化作放手的勇气。

生命的意义,从来不在掌控,而在成全。

微光相聚,更是温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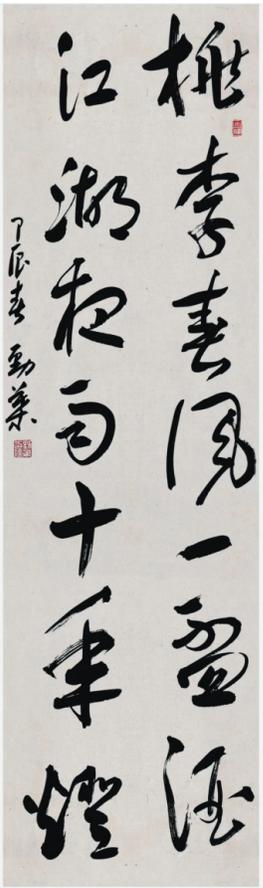
——评东方卫视马年春晚

■周石星

当“能量穹顶”的智能灯带在上海夜空蜿蜒点亮,黄浦江的柔波倒映出流光溢彩。但真正让东方卫视马年春晚与众不同的,是它选择把镜头从宏大的叙事中收回,对准那些在时代浪潮中奋力前行的平凡个体——那些被数据遗忘、被口号遮蔽、却构成社会基石的“小我”。

整台晚会最动人的瞬间,来自一句童言无忌。陈小春之子Jasper许下心愿:“1米85的身材和12块腹肌”。这个稚嫩的愿望瞬间击中无数成年人的笑点与泪点。当一个孩子用如此具体的数字描绘未来的自己,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少年的天真,更是每一个“小我”对自我价值的原始渴望——我们渴望被看见,渴望摆脱“泯然众人”的恐惧。正如胡海泉所唱的一样,每个平凡的人都在用自己的节奏,书写着这个时代的《我的进行曲》。

如果说童言代表对未来的憧憬,那陈楚生的《获奖之作》则直面“小我”在集体叙事中的位置。“这



林劲叶字

一场,用全力,投身的演出,精彩或平淡,都朝各位鞠躬”——这句歌词道尽了每个普通人的生存真相: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主角,但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拼尽全力。与之形成巧妙呼应的小品《白龙马的西游“视”界》,抛出了一个从未被认真对待的问题:白龙马算不算取经团队的一员?这个追问直指一个深刻命题:那些沉默背负的行者,价值由谁定义?白龙马没有金箍棒,不会七十二变,它只是驮负,只是前行。正是这种沉默的坚守,让它成为无数平凡人的精神投影——我们不一定都能“出人头地”,但都在用自己的方式,驮负起生活全部的重量。

《获奖之作》中最戳心的那句,将个体价值的确认从自我延伸至他人:“你要记得,要记得,你也是某人的获奖之作”。在父母眼中,我们是他们生命的杰作;在爱人心里,我们是无可替代的存在;在孩子世界里,我们是他们仰望的星辰。当我们为世俗意义的“成功”焦虑不安时,最温暖的答案或许就在身边:在爱我们的人眼中,我们早已是不可替代的唯一。

作为立足上海的新春晚会,如何处理国际都会的摩登与市井弄堂的温情,是对主创的考验。而答案令人眼前一亮:让“洋气”与“地气”在舞台上握手言和。胡彦斌的《Welcome to Shanghai》中,智能机器人与街头艺术家、时尚爷叔同台共舞,成为整台晚会的隐喻——最前沿的科技与最传统的市民生活,在这座城市里并行不悖、相互滋养。而对AI的使用,晚会也展现出难得的克制与清醒。无论是智能机器人还是《机器人共生指南》,科技从未成为主角,它始终是人性的镜像。这包含着一种深刻反思:当AI逐渐取代人类技能,那些无法被算法模拟的情感——比如孩子许愿时的天真,比如白龙马沉默背负时的坚守——才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所在。

这台晚会以其对每一个“小我”的深情凝视,完成了一次对时代的温柔叩问:意义不在远方,就在每一个具体的愿望里,在每一份默默的坚守中,在每一次温暖的互动之间。所有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瞬间,汇聚起来就是时代最真实的年轮,就是历史最温暖的底色。每一个“小我”都是一束微光,微光虽小,汇聚起来足以照亮彼此前行的路。隔着屏幕,我们被看见,我们被拥抱。

而这,或许正是春晚之于这个时代最本真的意义。

人生如同一场旅程,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,只要怀有一颗诗意的心,处处皆是风景。我的战友周爱兵正是这样一位心怀诗意的写作者。近日,他将三十年来创作的散文随笔集《站在时光里微笑》出版,嘱我作序。作为同乡战友,我有幸见证了他在三十年在海南的人生轨迹,既是同行者,亦是见证者。

与同期来琼的战友相比,爱兵无疑是幸运的。这份幸运源于他的智慧与能力——无论是在部队卫生队担任卫生员,还是在连队担任司务长,乃至后来转业至烟草行业并走上领导岗位,他都得到了领导的器重与提携。他是生活的行者和歌者,更是一位脚踏实地的实践者。他以真心书写文字,以行动践行人生。

《站在时光里微笑》分为“军旅岁月”“温情感悟”“生活哲思”“随笔人生”四个篇章,从不同维度抒发了作者对过往生活的感想、感悟与哲思。一路走来,有军旅生涯的艰辛与苦涩,有情感世界的纠葛与释然,有日常生活的哲思与感叹。正如书中所昭示的那样,这是一种左手生活、右手梦想的人生态度——身在井隅,心向璀璨;心之所向,素履以往。

“军旅岁月”是人生的重要起点,承载着太多感慨与感悟。在《生命谱写的英雄壮歌》一文中,作者以仰视的视角追忆革命烈士、一等功臣、“特区

诗人宗小白因《我喜欢迟缓的事物》一诗而被贴上“迟缓”的标签。诗中那对金婚夫妇的形象,构成了她诗歌美学的隐喻。夕阳下的老人“平静地望向湖面”,递药时的从容,接药时的缓慢,以及那“眼睛里含着平和的光,好像在等一个孩子慢慢长大”的神态。这一切都在宣告一种与时代节奏背道而驰的生命态度。在当下,一切都在加速运转,概念化的表达、跟风的写作比比皆是,而宗小白却以她的诗歌构筑了一个可以让时光慢下来的精神空间。

这种“迟缓”并非才情匮乏的表现,恰恰相反,它源于诗人对语言本质的深刻洞察。宗小白在创作手记中写道:“语言是一种类似于顽石的存在……唯有诗歌文字具有‘降速’的功能,它使思想的洋流往纵深涌动的时候,可以因为迟缓而获得更清晰的方向。”这段话道出了她诗歌美学的核心。语言的本质是凝固的,而思想需要流动,诗歌正是连接这二者的媒介。通过“降速”,诗歌让思想获得更清晰的轨迹,让情感获得更丰富的层次。这正是宗小白诗歌“切口小,容量大”的奥秘所在。表面上写的是日常琐事、寻常景物,内里却蕴含

一路风景一路歌

——评周爱兵的散文集《站在时光里微笑》

■余正斌

言,这无疑是“见了大世面”。一边是花花世界——每当夜幕降临,三三两两摩登女郎从哨兵面前经过;另一边是部队铁的纪律。这种强烈的反差,构成了对年轻官兵的现实考验。文章以细腻笔触记录了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军营生活图景,既有时代印记,又有入文关怀。

作为书名的同名篇目《站在时光里微笑》体现了爱兵散文创作的核心意旨。作者写道:“时光,如一条静静

流淌的河流,承载着我们的生命之舟,缓缓前行。我们站在时光的隧道里,回首往昔,展望未来,微笑,成为了我们生命中最美的风景。”正是这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,让作者在面对困难与逆境时能够坦然释然。“以微笑面对成长,感恩生活。那一抹微笑,是对时光的释然,是生命的绽放。”

在《好心情是自己创造的》《简单是生命最大的欣喜》《包容人生的无奈》等篇章中,爱兵赋予日常生活以哲思,以浅显的道理、通俗的语言和耐人寻味的表述,揭示出深刻的哲学命题,引导读者思考如何面对人生。这些作品虽篇幅短小,却蕴含着对生活的真诚体悟。

俗话说,热爱是最好的老师。爱兵既已钟情于文学,相信他在这条道路上能够走得更远。期待他能以更精湛的笔法、更深邃的思考,创作出更多优秀的文学作品,继续在时光的长河中,一路风景一路歌。



迟缓的力量

——评宗小白的诗歌

■米正英

着对生命本质的深邃思考。《野花》一诗可以作为这种美学追求的代表:“不知名的野花在道旁/风一吹/它就点点头/再一吹,它又点点头/它见的风/多了/没有哪阵风/吹倒过它/倒是那些风/吹着吹着/就不见了。”这首小诗以极其简淡的笔触,勾勒一种柔韧的生命姿态。野花的“点头”不是屈服,而是一种顺应自然的智慧。风的“不见”不是消失,而是力量耗尽后的必然。诗人通过对这一微小物象的观察,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。真正的力量往往不是对抗性的,而是柔韧持久的。

宗小白的另一首诗《斑马》则展示了她在艺术想象上的独特性:“安德烈先生看见斑马的时候/斑马也看见了他……”这首充满超现实色彩的诗歌,通过斑马闯入办公室这一荒诞场景,揭示了现代职场生活的压抑与荒诞。值得注意的是,即使在这样充满动感的叙事中,诗人依然保持着一种冷静

的观察距离。安德烈先生最后“从窗户飞了出去”的结局,既是逃离,也是超越。这种超越现实的艺术想象,正是诗人长期沉潜思考后迸发的灵光。

在宗小白的诗歌中,“迟缓”不仅是一种感知方式,更是一种生命态度。它意味着对事物保持持久的关注,对情感进行深入的沉淀,对语言进行反刍的打磨。正如严羽在《沧浪诗话》中所言:“诗人,吟咏性情也。盛唐诸人,惟在兴趣,羚羊挂角,无迹可求。”宗小白的部分诗作确实达到了这种诗境。

当然,宗小白的一些诗作,如《繁星》《端午之诗》等,采用长句叙述或回环往复的结构,有时会让人陷入语言的迷宫而难以自拔。这种写法上的冒险,固然体现了诗人的探索精神,但也容易伤害诗歌的内在韵律。如何在保持“迟缓”特质的同时,避免语言的冗赘,是值得她进一步思考的问题。

总体而言,宗小白的诗歌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审美空间。在这里,时间是缓慢的,情感是内敛的,思想是深沉的。她的诗作如盛夏的一股清泉,静静地流过读者的心田,带来一种难得的清凉与宁静。

主办:海口市融媒体中心 海口市文联
审核:海口市融媒体中心编委会